

六十年見聞之五

憶說湯恩伯

● 陳亞芳（中外雜誌社特約撰述委員）

封疆大吏國家砒石

陸軍二級上將湯恩伯（一九〇〇—一九

五四）為北伐抗戰時期的重要將領，畢生追隨蔣中正總統，被視為蔣氏股肱之一。經常指揮大軍，建功千里，為獨當一面的方面大員和封疆大吏。湯恩伯和陳誠、胡宗南三人，一向被稱為蔣中正總統的三大砒石。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前夕，湯恩伯坐鎮上海，麾下大軍四十餘萬，因東北、平津、濟南、徐州等地相繼失守，上海成為孤島，湯恩伯軍竟未與共軍鏖戰一場，即全面潰退，撤退來台。不過，他自上海撤守，秩序井然，部隊完整撤走，保住實力，又協助投奔上海的許多黨政軍要人撤來台灣，尤其還把存在上海各銀行倉庫中的大批黃金、白銀、美鈔，安全運來台灣，使台灣後來有餘力整軍經武，穩定台海局勢，這一功勞可謂極大。不過，作為一名頂天立地的軍人，臨危未能血洒

疆場，馬革裹屍，卻於三年後死於病榻，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

觸法走粵改習軍事

湯恩伯於一九〇〇年（民前十二年）九月十九日生於浙江省武義縣的嶺下村，先祖歷代務農為業，其父湯德彩耕稼之餘，曾讀詩書，通醫術，在農村中懸壺濟世，是位亦儒亦醫亦農的人物，在閭里間頗有德望。不過，像其他中國農村一樣，由於連年戰亂，再加上人謀不臧，以致經濟凋敝，湯父雖兼具三種身分，收入亦僅足餬口，故而湯恩伯出生後，取名克勤，字恩伯，以字行，由名字即知其父寄望他長大後克勤克儉，厚植家業。

湯父既寄望兒子立功立業，自然注重教育，啓蒙後，送入當地小學讀書。一九一六年，小學畢業的湯恩伯考入金華省立七中，這在鄉下是項了不起的學業成就。但他沒有唸完省立七中，中途轉入私立杭州體育專科

學校，而於一九二〇年畢業。在畢業返鄉途中，因獲知一位友人的父親與人訴訟而受害，積於義憤，在法庭中向法官投擲雞蛋，觸法而被追緝。少年湯恩伯不敢回鄉，避走廣東。

當時，正值討袁獲法二次革命氣氛濃烈之際，廣東革命志士謀舉兵討伐袁世凱竊國，招訓軍事幹部，本有志於軍人事業的湯恩伯考入援閩浙軍講武台受訓，結訓後，獲授少尉排長，時年二十一歲。隨軍回浙作戰，不久被北洋軍閥孫傳芳的軍隊擊潰，湯恩伯離開部隊，脫去軍服。

同鄉支助赴日留學

正在四處謀職之際，巧遇同鄉富商曾畢業於浙江甲種蠶業學校的童樂助，願出資尋伴東渡日本求學，湯恩伯與童樂助懇談，願意陪往。童樂助見他體格魁武，又是武義同鄉，欣然同意。

一九二一年春，兩人結伴東渡。抵日本

後，湯恩伯努力學習日語，希望進入日本士官學校，重拾軍人事業，但當時進入士官學校習軍事的中國留學生，需有中國將領或大官保荐才行，湯恩伯無此條件，為士官學校拒收。遂於一九二二年二月改入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

不久，童樂助學成回國，贈了一部分川資給湯恩伯，湯用這筆錢在東京本鄉區追分町開了一家餐館，一方面將本求利維持生計，一方面繼續求學。由於他活動力強，朋友甚多，初期餐館生意興隆，門庭若市。可是他生性慷慨，許多好友賒欠，久不歸還，日久，入不敷出，加之他志不在此，乃結束營業，返回祖國上海，結識了桑蠶學校校長朱顯邦，支助他回日本繼續未竟的學業，可是朱的支助僅數月而告中斷。

改入日本士官學校

湯恩伯只好再度回國，這次在北京得識浙江省前督軍呂公望，請求協助，呂公望為他寫了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的介紹信，並要他攜其親筆介紹信去見浙軍師長陳儀，陳儀見湯恩伯儀表英武，談吐不俗，甚具好感，當即慨允每月資助他五十個銀元，供他回日求學。湯恩伯乃再度東渡，進入士官學校第十八期，專習炮兵。

在日期間，湯恩伯和在日本桑蠶學校學習的陳儀的外甥女黃競白熱戀，難分難解。黃競白才高貌美，家世又好，湯恩伯於

一九二七年夏回國與黃競白結了婚。

陳儀引薦受知蔣公

這時，蔣中正已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陳儀在蔣公麾下任第十九軍軍長，經陳儀引薦，湯恩伯到了湖南，任陸軍第一師學兵連連長，北伐開始時，任總司令部參謀，後升作戰科科長。一九二八年轉往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擔任軍事教官，不久升任第六期上校大隊長，工作期間，湯恩伯吃苦耐勞，對連排教練悉心研究，野外演習動作出色，並編寫了一本步兵連隊的操典教材，頗為當時軍校教育長張治中所賞識。一九三〇年，軍校成立教導師，經張治中與陳儀的鼎力推薦，他由大隊長升任教導第二師第一旅少將旅長。但他雄心勃勃，上任不久即感嘆：「要斬將擎旗，立功沙場，安能眉蹙轅下，仰人鼻息。」是年，中原大戰，湯恩伯旅奉命與閻錫山、馮玉祥聯軍作戰，因表現英勇，被提升為第四師副師長兼第十八旅旅長。是年冬，他又奉命單獨率領所部對盤據江西東北部的共軍進行了歷時一年的圍剿。一九三一年春對上饒縣及臨江湖地區的中共紅軍清剿，摧毀了當地蘇維埃政權。此後，他又率部對霞坊、葛源蘇區進行「搜剿」，隨之分兵置於鉛山、江鎮和上饒縣，實行全面「圍剿」、「清鄉善後」等措施，卒將共軍全面肅清，事後升為第二師師長。

同年十一月，中央軍調集十五個師的兵力對鄂豫皖邊區發動第三次大規模的「圍剿」。

湯恩伯於一九三二年春帶領所部在河南潢川地區剿共，首遭敗績，部隊幾乎潰散，遭到撤職處分。不久，獲蔣中正重新擢用，任為八十九師師長，再次領軍於湖北黃陂一帶清剿共軍，重創共軍主力，肅清湖北北部。事後，升任陸軍第十縱隊總指揮，下轄八十九師及第四師。

「閩變」發生，湯恩伯奉命指揮第十縱隊由將樂、永安、華安攻向閩南，配合其他中央軍，一舉蕩平叛軍。繼而率軍展開對中共贛南基地，進行第五次圍剿，採用堡壘戰法，與中共第一、三、五軍團進行九次激烈的陣地戰，盡殲共軍主力，迫使其殘部北竄，展開共軍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的逃竄。湯恩伯收復瑞金後，修建犁庭公園，永誌紀念。

一九三五年，湯恩伯升任第十三軍軍長，率部進駐潼關，出任剿共善後辦事處主任，任內修築公路，備戰抗日。

台兒莊會戰立功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湯恩伯與傅作義聯軍趕走盤據內蒙的蒙古偽軍德王，收復百靈廟。翌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湯恩伯的第十三軍編入傅作義指揮序列。太原會戰中，他率第十三軍在南口的東西大嶺一帶佈防。日軍約以兩個師團，從北京西山向東西大嶺一帶進攻。湯恩伯指揮部隊依托山地有利地形

憑險扼守。在激烈的交戰中，敵我雙方的最近陣地只有五六百公尺，湯部士氣旺盛，英勇頑強，給日軍以很大殺傷。後日軍集中炮火轟擊，以飛機轟炸，湯部陣地雖多次被毀，指揮部亦遭敵機轟炸，但在第十一師李仙洲部支援下，始終堅守陣地，與敵搏鬥半月之久，才奉命轉移陣地。九月初，湯恩伯所部向冀豫邊境挺進，在皖北亳縣集結，奉令擴編為第二十軍團，湯任軍團長，下轄第十三軍、關麟徵之第五十二軍、王仲廉之第八十五軍。

一九三八年三月，日軍以其精銳部隊板垣師團、磯谷師團、小米內旅團近六萬人，向魯南之臨沂、峰縣進犯，企圖沿津浦路南下攻占徐州。時湯恩伯之二十軍團編入李宗仁為司令長官的第五戰區序列，與孫連仲之第二集團軍，在徐州外圍阻擊進犯的日軍。李宗仁當時意欲仿效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所採用的「池沼戰術」，準備在台兒莊附近微山湖畔給敵軍以殲滅性的打擊。湯恩伯部負責側擊敵軍，孫連仲部負責在台兒莊阻擊敵軍，俟湯部側擊得手，兩部協同將敵軍壓入微山湖而消滅之。湯恩伯帶領所部，在郳縣、郳城和蘭陵鎮一帶廣大地區，伺機側擊敵軍。三月下旬，在台兒莊西北地區與敵軍發生遭遇戰，激戰持續了三四天，雙方傷亡慘重。後在敵人以飛機配合炮兵轟擊並增兵猛攻下，湯部漸感招架不住，乃請求李宗仁派部增援。李令孫連仲部之第二十七師和黃

松樵第三十師的一個團，台兒莊右翼繞道敵後實施側擊。因援軍未及時抵達，使湯部損失慘重。三月廿四日，日軍主力已進逼台兒莊城下，守軍與敵人在城內外展開殊死戰。湯恩伯部在郳城以西、向城以東的壩王山口、禹王山一帶，與敵軍互相延翼包圍，成為膠著狀態，拖住了部分敵軍，使其不能全力攻城，終於配合守城之孫連仲部擊潰進攻台兒莊之敵，取得了殲敵萬餘的勝利。

四月七日拂曉，進攻台兒莊之敵向嶧縣撤退，湯恩伯奉命率部與孫連仲部追擊敵人。九日，李宗仁命令各部隊對撤守嶧縣之敵展開攻擊。湯恩伯率部由東向西，配合孫連仲部由南向北，形成半包圍攻擊之勢。他以第五十二軍由東向西，第八十五軍由東南向西北，並採取「精兵夜襲」戰法，一夜之間攻占九山，將日軍殲滅。隨後湯部相繼移師郳縣以北等地區組織陣地防禦，給當時已增兵反擊的板垣師團以很大殺傷。

同年五月上旬，湯恩伯部奉令將防務交友軍接管，開至徐州待命。數日後，強大日軍分兩路進犯徐州外圍的宿縣及黃口，兩地相繼失守，李宗仁見危局形成，下令全面撤退。五月二十四日，湯恩伯部退至歸德，被任命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統率下，負責歸德地區作戰任務，不久，又改任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負責指揮張自忠及其他部隊保衛鄭州以南鐵路沿線地區。

武漢會戰開始後，湯恩伯部在大別山佈陣防禦，阻止了南下日軍越過大別山，南北夾擊，攻占武漢的企圖。後來由於敵軍從東西兩面逼近，武漢棄守，湯恩伯帶領所部撤至湖北隨縣、棗陽地區。一九三九年五月初，日軍以三個師團的兵力，分由鐘祥、章山間及應山、信陽兩個方向，向隨縣一帶發動進攻。湯恩伯偵悉日軍進攻企圖後，指揮所部在隨縣公路兩側布防，構築袋形陣地，誘敵深入，以期一鼓而殲之。可惜被敵窺破，雖給敵人一定殺傷，但未竟全功。

武漢會戰後，湯恩伯率部進入河南，在葉縣設立總部，負責冀豫邊區的作戰。一九四〇年，出任魯蘇豫皖邊區總司令，移總部至皖北臨泉縣的呂大寨，積極訓練部隊，加強戰力。部隊人數驟增，轄下有十九、二十八、四十五、十五、三十一共五個集團軍。此外，還掌握了賀粹之的第十二軍、劉昌義的暫十五軍、顧錫九的暫九軍、李仙洲的第九十二軍、王毓文的第九十七軍及騎二軍，還有由陳又新為總指揮的挺進軍及游雜隊編成八十多個縱隊，每個縱隊多者三千人，少者三四百人。其他還有獨立旅、補充團等等，地主武裝，無不收羅在內。由此，湯部的勢力急劇膨脹，發展到最高峰時有四十萬之眾。

湯部雖眾，但因日寇南侵，不久太平洋戰爭亦告爆發，日寇無力在中原發動大戰，此時，戰事反而較前平靜。一九四一年，湯

恩伯兼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頂頭上司是蔣鼎文，是年河南大旱，蝗蟲爲害，湯部救飢卹亡，做了許多善事。

太平洋戰事爆發，中美並肩聯合作戰，

湯恩伯出任盟軍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司令官，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寇已成強弩之末，猶圖打通東南亞大陸動脈，由中國派遣岡村寧次大將執行大規模的「一號」作戰計劃，發動了豫、湘、桂大戰。中原戰役是這次大戰的第一階段。日軍以鄭州、洛陽爲攻擊重點，其兵力約有五、六個師團，附一裝甲旅團，總兵力不到十二萬人。湯恩伯和蔣鼎文此時有部隊計五十萬人，四倍於日軍，但已兩年多沒有作戰，軍隊鬆散。自日軍發起進攻起，湯部一觸即潰，使日軍迅速地攻占了鄭州、洛陽，繼而攻占了葉縣、臨汝。當日軍形成對嵩山山麓的封鎖時，湯部更是潰不成軍，撤往嵩山山區。此時，豫西「土皇帝」別庭芳遺留下的地方武裝劉杰卿及別庭芳的兒子便以「地方自治」、「守望聯防」爲名，糾合地方群眾，襲擊湯部使湯部飽受損失。中原戰敗，統帥蔣中正大發雷霆，把湯恩伯叫至重慶，狠狠的刮了一陣鬍子。十二月，湯恩伯復起，出任黔桂湘邊區總司令。一九四五年二月，改任第三方面軍總司令下轄十四個美械師。同年五月，他奉命率領所部進入廣西，與張發奎合力收復了桂林。

抗日戰爭結束後，湯恩伯受命解除滬寧地區日軍武裝。同年十月中旬，他又負責從

上海港口遣送日本士兵和僑民，至一九四六年四月，才將集中在上海的八十五萬多日本人絕大多數遣送完畢。

坐鎮西北總領師干

抗戰勝利後，中共擴大戰亂，內戰規模爆發，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原首起戰端，湯恩伯於七月就任陸軍副總司令兼南京警備司令，率部參加了對蘇皖共區的進攻。一九四七年三月，任第一兵團司令，領所部向山東共區進攻。其所屬之整編第七十四師，第八十三師一個團在孟良崗遭共軍消滅，攻勢粉碎。一九四八年，調任衢州綏靖主任，但他的部隊在徐蚌會戰中，遭到殲滅性打擊。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湯恩伯就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被賦予的任務是憑藉長江天塹，確保江南半壁河山，與中共分庭抗禮，等待時局發展，再圖反攻。但事與願違，由於江陰要塞司令林遵叛變投共，四月二十一日，共軍第二、第三野戰軍在長江一千多公里地段上突破國軍防禦，長江防線完全崩潰。湯恩伯命令在常州以東部隊向上海撤退，蕪湖的部隊向杭州撤退，企圖堅守上海。接著，他與其幕僚共同制定了上海守備計劃。守備方針及指導要領憑藉堅固工事及有利地形，採取陸海空聯合作戰，實行固守防禦。利用碉堡群工事，按團、營、連逐級構成抵抗中心，實行步步抵抗，結合優勢火力，消耗共軍攻擊力量，然後以強大兵團

局部出擊，摧毀強攻共軍，爲確保吳淞及上海的交通，在滬西加強構築工事，部署海軍艦艇作火力支援。浦東地區必要時製造水泛區，阻共軍前進。湯恩伯將整個守備陣地由主陣地地帶、外圍陣地及市區核心陣地三部分構成。主陣地地區，浦西方面，北起獅子林，向南經羅店、洛陽橋、北新涇、虹橋、龍華鎮至黃浦江邊，浦東方面，北起高橋向南經高行、慶寧寺、洋涇鎮、塘橋鎮、楊思鎮至黃浦江邊。主陣地帶前沿一般距市區三公里至六公里，在縱深內密布子母碉堡群，每堡至少半個班或一個班，有的爲永久性，有的爲半永久性的，各主要碉堡群之間有交通壕連接；另外，主陣地帶縱深內所有車站、飛機場、學校、工廠等重要處所及堅固建築物，均構築抵抗據點。外圍陣地，浦西方面爲瀏河、嘉定、南翔、華曹鎮、七堡鎮、華涇鎮之線，浦東方面爲川河、北蔡鎮之線。市區核心陣地，均利用高大堅固之建築結合街道碉堡工事分別構成抵抗據點，選定的計有蘇州河南的國際飯店、匯豐銀行、海蘭大樓等三十二處，並以國際飯店和百老匯分別作爲蘇州河南北兩個指揮中心。

防守上海不戰而走

在江防戰役前，浙滬地區的軍隊有第五十二軍、七十五軍、三十七軍、新十二軍，一共五個軍，交警七個總隊，保警二個大隊，憲兵一個團，裝甲兵二至三個團以上，工

兵四個團，海軍一個艦隊，空軍四個大隊。江防戰役後撤至上海有第五十四軍、二十二軍、五十一軍、一二三軍另加九十九師，二〇四師，號稱三十萬。湯恩伯將整個浙滬地區劃為滬西北、滬西南和浦東三個守備區。以五十二軍、七十五軍、三十七軍三個軍區分為第一、第二、第三守備兵團。分駐滬西北區、滬西南區、浦東區守備。另外將駐在市區的交警憲兵、保警等武裝部隊統一編為「上海市區守備兵團」。四月，江防戰役後撤下來的部隊分別加入市郊三個守備區。

此外，還分別制定了海空軍運用要旨，即海軍第一艦隊佔吳淞要塞，炮兵配合，負責吳淞、高橋兩岸地區之炮戰及對地面部隊之火力支援，並保證吳淞口外海上運輸之暢通。空軍以四個大隊飛機一百三四十架，逐日分三批，晝夜不停，輪番協同地面部隊作戰，並準備大量照明彈，防止共軍夜襲。其炮兵運用要旨是：總計各獨立炮兵團及軍師炮兵共有大小口徑炮約五百門，準備每炮配彈三百發，以在陣地前每一公里正面平均有炮五門為原則進行配備，在陣地前構成一道「不可逾越的炮彈陣地」。裝甲兵運用要旨是：戰車及裝甲車部隊作為總預備隊使用。另外，還準備把浦東戰區從川沙到金山一段製造水泛區，整個封鎖起來。湯恩伯的部署可說十分周密，可惜和談空氣瀰漫，兵無鬥志，將懷怯意。五月十二日，共軍發動攻擊，至二十四日即佔領了上海全部郊區，湯恩

伯在共軍壓力下，逐步撤走部隊，轉往福建，到了五月底，上海即告陷共。

到福建以後，湯恩伯出任廈門綏靖總司令，九月底共軍攻擊部隊追至，湯部打了一仗，頗有損失，再撤往離島。十月二十四日，共軍攻擊金門，遭湯部李良榮軍痛殲，穩住陣腳，確保了金門。湯恩伯撤來台灣，部隊潰盡，不得已呈請辭職獲准。一九五三年一月，發現胃病赴日就醫，在日本大應大學醫院接受手術治療，但因病況嚴重，竟告不治，於六月二十九日去世，享年五十四歲。

事母至孝親奉甘旨

湯恩伯事母至孝，家鄉武義淪陷，父母俱陷敵後，後來他父親在家鄉病逝，他無法奔喪，只好移孝作忠。但仍千方百計迎養老母。當時，他駐節葉縣，親至安徽界首，迎候老母，因路險道阻，其母未能依計劃時間抵達。湯恩伯備飯候母，直到母親抵達始舉箸用膳，時已深夜。他哽咽著說，母不至，他無法下咽。那一餐，他侍母飲食，自認是生平最快樂的一餐。

湯恩伯昆仲三人，他居長，老二湯克寬早逝，老三湯克仁，後來在台奉母養老。他的妻子黃競白為其生了兩個兒子，而今已兒孫滿堂，湯恩伯如地下有知，亦堪告慰了。

中外文庫
之四十八

六十年落花夢

喬家才 著

定價新臺幣貳佰伍拾元

本書為喬家才先生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六十年落花夢、黃埔清黨辯誣、附錄方鼎英著黃埔軍校清黨始末、武士敏將軍之死、為鄭介民辯誣、徐永昌的傳奇、七七事變回憶、是誰害死戴笠？「情婦」謊言、感懷何應欽老師、感念蔣經國、選禍話當年（悼唐嗣堯談馬漢三之死）、戴笠傳的風波、想當年在敵後，黃埔歷險記、再談戴笠、毛人鳳殺杜長城、念故人哀兆槐、情報珍聞、俄帝侵華具體記述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卅二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叁百餘頁，定價新台幣貳百伍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